

铁建情怀

# 大漠搏击

□ 赵 牛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刚刚进入阳春三月,沉寂多时的敦当高速项目DD2合同段终于迎来了复工,机器轰鸣、塔吊林立,大千180天的节奏,让项目一开工就步入快速冲刺阶段。

这里是戈壁滩,这里是无人区,荒凉与孤寂曾是它的主调。

敦当高速公路DD2合同段的施工现场,这里是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副总经理兼敦当项目经理袁鹰的“战场”,大漠孤烟,沙尘肆虐之中,注定会留下一段“鹰击长空”的佳话。

在员工的眼里,他们的袁经理是难得的“暖心家长”。三月的敦煌,残雪正在消融,早上8点天才会亮起来,但袁鹰每天七点半就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工作前不提前想想今天要做什么,能做完什么,一天的工作相当于白做。

在复工复产困难重重的情况下,敦当高速项目的复工人数量迅速达到了70%,人员迅速集结,正源于袁鹰的细心。早在春节期间,他就着手安排复工所需的医用口罩及相应防疫物资,并落实到责任人,确定完成期限、目标。复工复产的命令下达之前,他就考虑到各地交通不会很快恢复的情况,安排专人负责员工包车,保证人员在旅途中健康可控。复工人员必须隔离,他提前落实集装箱房租赁和采购事宜,避免全国复工潮时工作被动。对人员返乡手续、乘坐交通工具、健康工作证明、保障措施这些工作,他更是每项工作都一一过问,甚至每次就餐前都要提前去半个小时现场“鼓劲带监督”。难怪员工们经常说,碰见这样细心又暖心的“家长”,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。

在项目班子眼里,他们的袁当家凝聚精气神“很有一套”。

项目刚进场时,大伙是倒不完的苦水,其中一位员工的话最有代表性:“赏大漠风光,享飞天盛景,这是来项目之前脑海中的敦当。漫天飞舞的黄沙,毫无生机的荒山,吹起来让人走不成道的狂风……这是现实中迎接我的敦当。”

那时候,不仅要面对茫茫戈壁,满目苍凉,平均3000米的高海拔、长年肆虐的沙尘暴、强烈的紫外线,还要面对项目周边无水、无电、无通信信号的困境,恶劣的环境下,不知道多少人有打背包转身回家的冲动,凝聚人心、留住职工、激发潜能,成为项目的第一大难题。

他身体力行,同大家一道顶着烈日,冒着严寒,一遍遍勘察项目现场,事无巨细,在遇到施工难题的时候,他铿锵有力地定下“不论多苦多难,工程节点不变”的基调,鼓励大家迎难而上,并亲自带领技术人员研究图纸,制定修改方案,一场场振奋人心的头脑风暴,让恶劣气候和地质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烟消云散。

他用团队文化聚魂。“缺水缺氧不缺精神,风沙大决心更大,紫外线强意志更强,海拔高品更高”的口号就被项目员工喊出了气势,喊出了决心。在“开工必优,唯旗是夺”的精神引领下,项目先后推出首件工程、开展样板引路、创建典型示范、打造项目亮点,成为敦当项目的排头兵。

去年6月正值敦当高速项目大千100天阶段,为加快盖梁骨架焊接的进度,钢筋加工场需要引进盖梁骨架焊接机器人。设备厂商在山东济宁,一般货运大概10天才能运到项目部。但生产刻不容缓。怎么办?袁鹰亲自联系钢筋加工场技术员、物资部部长,厂家包括司机在内,全程跟踪,连夜安装,仅用

1天时间就开始运转使用,保证了敦当项目大千施工进度。

正因为袁鹰“层层跟踪、一抓到底”的工作风格,DD2合同段一直属于业主心目中的“免检”工程,曾3次到项目拍摄专题片进行宣传,2019年项目部在业主组织的“安全、质量评比”中多次名列前茅,多次被业主授予“先进单位”荣誉,获得业主奖励。

时间追溯到2005年,当时五公司中标河南禹州到登封高速公路土建工程第三合同段。此标段地势地貌十分复杂,施工难度和征地拆迁难度又大,这块烫手的山芋究竟谁来接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集团公司领导慧眼识才,将刚而立之年的袁鹰推上了项目经理的帅位。面对困难,唯有背水一战。袁鹰当时就立下军令状:如果不能按要求完成工程建设,自己主动辞职。他带领所有工程管理人员深入施工一线跟踪作业,跟班指导,严把施工安全、质量、工艺关,紧抓施工重难点……随着禹登高速竣工,三标段不仅按时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,还取得安全施工“零事故”,质量管理“零缺陷”的好成绩,在历次质量、进度、安全、精神文明施工检查考核中均列第一,更连续6次荣获河南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“先进施工单位”称号。成功完成第一个工程建设,作为项目经理,袁鹰为公司赢得了荣誉,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成就事业的大门。

在这片荒凉与孤寂的广袤大地上,就连沙漠仅有的植物骆驼刺也好像经不住这般的摧残,折弯了腰身低垂眼帘。在袁鹰和他的团队身上,我却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挠、催人奋进的力量,他如同一只目光高远的雄鹰,带领着他的团队,在荒滩、在大漠,在中国铁路创新发展的前沿,鹰击长空,展翅翱翔。

家的山羊给吃掉了,拿棍子打跑了羊,我也哭累了。

当时,让我感到最神奇的是知了,它白天叫个不停,晚上要脱壳,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知识,听爷爷讲,每天半夜12点以后才脱壳。我按照我的计划,晚上不睡觉,想看个究竟,当时家中也没有透明的杯子,用碗扣上,大约20分钟看一次,看呀看,等呀等,等到12点也没脱壳,不知不觉睡着了,等再醒时,知了已经脱完了,真是可惜,第二天再来,一连几个晚上,也没有看到脱壳的整个过程。现在每每回想起来,真是想再回到童年。

现在知道了它叫蝉,是昆虫,具有透明且有脉络的翅膀和分得很开的小眼睛。雌性蝉身体两侧有能够发出声响的“鼓室”,腹部的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,它们趴在树干上,向前或左右扭动腹部来调节发出的声响。由卵、幼虫,不经过蛹的时期而变为成虫。蝉幼虫的壳——蝉蜕。

爷爷非常偏爱我,看到我瘦小的身体,他记在心间,记得每隔一段时间,他单独把我叫到屋子里,给我饼干和舌子糕吃。那时算是最好的食品了。

那时候还不到上学的年龄,家里门前有一棵大枣树,沧州大枣全国还是有名的。祖父家的那棵枣树是无核金丝小枣,每到8月份枣还没熟透,我经常到树上摘着吃,如今看到未熟透的枣子总想摘下来品尝一下,想找回当年的滋味。

那段时光,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很少,可能是刚记忆,只知道爸爸妈妈是最亲的人。但真正意义的想那个时候是比较模糊的。快到上学的年龄了,父母很想我,由于多种原因,我还是在农村多住了一年,第四年的秋天我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

大 路 杂 谈

□ 肖 斌

# 风物长宜放眼量

最近,从事项目部综合办工作的小股有点闷闷不乐。为啥?不久前,他刚被综合办主任批评了几句。“我不过是坐在办公室,看见别的同事拿着两袋子东西送出门,没过去搭把手罢了,主任就对我说我眼里没活儿,四体不勤。”小股打心底觉得自己很委屈。这种情况、类似的想法,恐怕在不少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身上都出现过。

还有一种现象在项目部也比较常见。同一年、同一专业毕业的大学生,在同一个项目部工作,起跑线虽相同,但没过几年差距却越拉越大。有的人早早就独当一面,负责项目某一或某几部分重要的现场管理;有的却始终干着与刚毕业时一样内容、一样分量的工作。究其原因,旁观者往往有相同的评价:后者怕付出、怕辛苦,眼里没工作,肩上没担当。

有人会说,某某是大家都公认的人才,我只求干好自己手里的事情就足够了。这就涉及人才的定义: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?有

更有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或多个方面的能手。风物长宜放眼量,相信每一滴汗水、每一次付出的背后,都有其价值与意义。

眼下,抓防疫与促复工成为系统内各项目部工作的重中之重,可喜的是,许多青年职工都冲锋在前,一方面积极参与一线防疫工作,另一方面主动挑起比往常更重的担子,这未尝不是一种历练,这未尝不是增长才干的好开始。天道酬勤,时间终究会证明:在项目建设、企业发展的征程中,机会总会垂青那些眼里有工作、肩上有担当的年轻人。

不信?走着瞧!  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港航局



绿意盎然

李正东 摄

各 乡 各 土

# 忆童年

□ 朱建国

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天真、惬意的童年,我也不例外。

2011年8月,我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有幸回到了30多年前童年生活过的地方,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城的一个叫宋庄的地方,找回我童年的记忆。

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踏上那片土地的一刻,我激动万分、感慨万千,这是我9岁离开后,第一次回到这里。

当日正午,亲戚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。德高望重、年事已高的爷爷90岁了,他老人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,背不驼、眼不花,耳朵有点聋,身体很硬朗,还能骑三轮车去集市。我的到来最为高兴的是爷爷,那一刻,爷爷拉着我的手,半晌没说出话来,看到他眼圈红润了,我背过身去眼泪瞬间模糊了眼睛……

家人围在饭桌前向我问寒问暖,又勾起了爷爷对亲情的回忆。

“1964年农村生活很艰苦,家里孩子多,你父亲又是长子,家里东北有个亲属,就把你的父亲送到东北去干零活,当时铁路招工,然后成了一名铁路职工,你们这一家就在东北安家落户了”,爷爷说。

爷爷的讲述让我知道了那时候的父亲背井离乡,在外面独自打拼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。

下午时分,爷爷带着我和儿时的小伙伴来到当时我住过的老房子。看到老房子的院落,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。

那是1977年的秋天,据父亲讲,家

里条件不好,父亲是铁路部门的工程师,常年在外施工,在家里我是长子,我身后有弟弟妹妹,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父母一商量,把我送到河北沧州祖父家。

我当时离开母亲的那个画面依然清晰记得,那个时候只知道要和父亲出远门,要离开家,母亲抱着刚几个月的弟弟在院子里用“手势”为我送行,我走几步一回头,就这样离开父母在祖父家一住就是3年。

童年农村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更有意义。那情那景,记忆犹新。

记得那时还叫生产队,吃大锅饭,爷爷家里男孩子多,老人家很勤劳、会打点家庭,家中养些羊、猪来填补生活过日子,生活拮据,但很和睦。每次爷爷赶着马车下地干活时,都带着我,我坐在车里优哉游哉。

当时农村大都种红薯和小麦,红薯长得个大、高产,煮熟了吃。据爷爷讲,这红薯是好东西,1960年自然灾害,村子里的红薯产量高,人们大都靠吃红薯维持生命,才躲过了灾难。

到了夏季,金黄的麦穗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抹不去的,清晰记得,那时我个子矮小,麦穗是金黄的,在阳光的照耀下,“个个低着头”,显得成片的麦地与天相连,风一吹,麦浪起伏的情景,使我仿佛梦中回到了童年。太美了!

农村地里自然生长的野桃子树、梨树很多,每次去农田,我都带回几棵种在爷爷家的院子里,每天浇水,看着它们长大,刚长出点幼苗,一不留神,被爷爷

家

的山羊给吃掉了,拿棍子打跑了羊,我也哭累了。

当时,让我感到最神奇的是知了,它白天叫个不停,晚上要脱壳,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知识,听爷爷讲,每天半夜12点以后才脱壳。我按照我的计划,晚上不睡觉,想看个究竟,当时家中也没有透明的杯子,用碗扣上,大约20分钟看一次,看呀看,等呀等,等到12点也没脱壳,不知不觉睡着了,等再醒时,知了已经脱完了,真是可惜,第二天再来,一连几个晚上,也没有看到脱壳的整个过程。现在每每回想起来,真是想再回到童年。

现在知道了它叫蝉,是昆虫,具有透明且有脉络的翅膀和分得很开的小眼睛。雌性蝉身体两侧有能够发出声响的“鼓室”,腹部的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,它们趴在树干上,向前或左右扭动腹部来调节发出的声响。由卵、幼虫,不经过蛹的时期而变为成虫。蝉幼虫的壳——蝉蜕。

爷爷非常偏爱我,看到我瘦小的身体,他记在心间,记得每隔一段时间,他单独把我叫到屋子里,给我饼干和舌子糕吃。那时算是最好的食品了。

那时候还不到上学的年龄,家里门前有一棵大枣树,沧州大枣全国还是有名的。祖父家的那棵枣树是无核金丝小枣,每到8月份枣还没熟透,我经常到树上摘着吃,如今看到未熟透的枣子总想摘下来品尝一下,想找回当年的滋味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

大 路 歌 台

# 江城小别绽新颜

□ 刘 婧

热情地走过欢喜地掠过  
光阴的每一寸肌肤我们都亲吻过  
破晓时分武汉饱含热泪涅槃重生

病痛后被治愈的甜如同巧克力一般  
因为经过外层苦涩的包裹  
所以抵达内心深处才更加甜蜜  
经历了77天的苦难终于涅槃重生  
这一刻重启是新的开端升级更加备受期待

江城云间  
初阳动旌樱花醉人寰  
流萤舞蝶琼林冠冕  
也许你曾经习惯了樱花初绽的芳菲烂漫  
却不知今年黄鹤之乡花枝染泪梢头残殇

此际短暂小别重逢光阴来时正好  
烟消雾散滤清苦难  
长路小径再行再行新城  
愿你一如既往坚强勇敢地站在迎着光的地方  
有爱可期有梦可依  
迎接新生满目笑意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五公司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今年的清明,明显有些冷清。

假期的前两天,父亲打来电话,问我是否能够回去参加祭扫。在我踌躇的片刻,父亲说:“能行的话就尽可能回来吧,一年就这么一次,不管在外面过得咋样,回来看看,哪怕就是铲一铲土,也不算忘本。”

我答应了父亲。放下电话,脑海里回想起儿时和父亲也是在这春暖还寒的节日,一同为祖先打理荒冢、烧纸填土的場景。

儿时的我,只知道清明要和大人一块去扫墓,清明时还会种树,天气也会变暖。长大的我渐渐明白清明是“春分后十五日,斗指丁,为清明,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,盖时天气清明,万物皆显”。

儿时的我,只喜欢扛着小锄头走在家人前面,傻乎乎笑着,跑着,一如出去踏春时的喜悦。

长大的我渐渐习惯步履沉重地跟在父亲后面,肩扛铁锹的同时,手拿着略显沉重的几样供品,慢慢体悟着耳畔的微风,脚下的细尘。

儿时的我,只记得在父亲略带责备和无奈的眼神下,兴冲冲拿着小锄头东一下西一下地乱刨乱挖,只待父亲最后为我打扫“残局”。

长大的我默默心怀无比虔诚的感恩之情,在父亲的眼前,悉心修葺着稍显荒芜的坟地。

也许,这就是成熟吧。

时光荏苒,如今的清明和儿时的清明并无二致,只是随着阅历的增加,对清明的体悟和情感受比以往浓厚得多。

一个人,在人生的某个阶段,或者在生命的某个节点,总会感觉其实不只是为自己而活。沉闷的生活,枯燥的工作,寂寞的心灵,空虚的精神,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我们人生的乐趣,斑驳着生活的新鲜。与此同时,我们渴求突破,奋力挣扎,大声嘶喊,到头来才发现只有享受工作,享受亲情,享受希望,享受未来,才能摆脱命运的桎梏,生活的牢笼;也只有心怀感恩,心怀感动,心存感激,心存感谢,才能滋润早已麻木的心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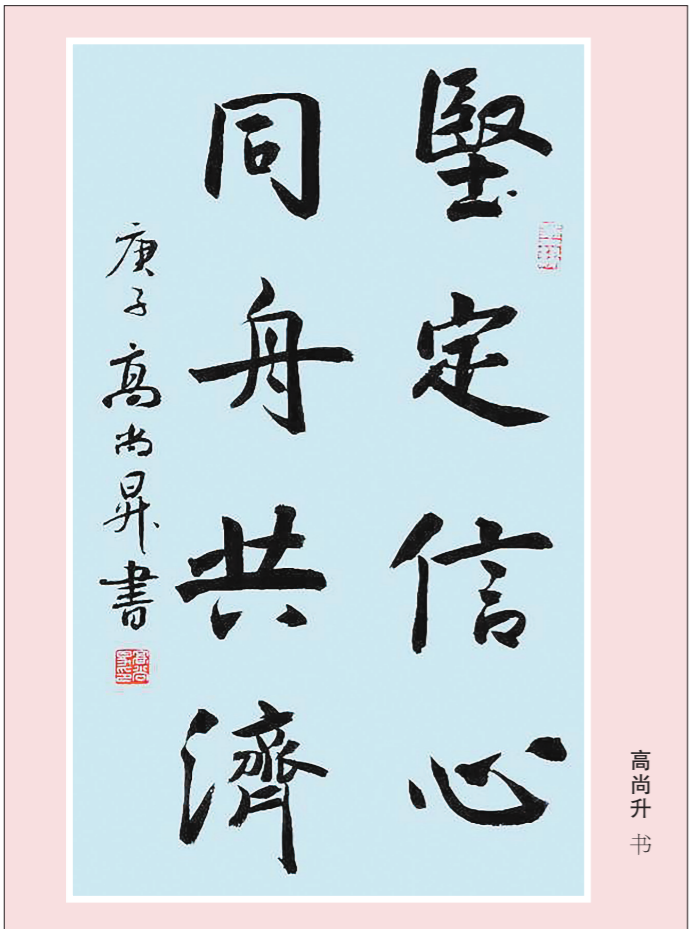
“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”清明了,让我们一起迎着和风,踏着细雨,心怀悼念,心怀感恩,心怀历史,不管身在何方,虔诚地捧起脚下的一抔黄土,将满腔衷情洒遍神州的山山水水,相信在你看不到的地方,总有人能感受到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二局二公司

# 一抔黄土一捧情

亲 情 似 海

□ 郭志勇



高尚升书

抗 疫 时 段

# 春天的味道

□ 赵佳星

昨夜一场春雨过后,山王溪流水潺潺,树木吐露嫩芽,星星点点的花朵点缀其间,轻嗅一口,满腹清香。三月的重庆终于渐渐褪去冬日的阴霾,从云层里透出些许阳光。我赶紧把被子抱到楼顶晒一晒晒了一冬的霉味。

这么好的天气我该出去走走啊!

街道上,穿梭的车辆,来往的行人,连树梢上叽叽喳喳的麻雀都显得那么可爱。商场内茶叶店门口摆着几杯刚泡好的茶,嫩绿的茶叶在杯中翻滚,缓缓沉入杯底。光洁的玻璃杯和嫩芽相得益彰,我的目光不由得被锁住。泡茶的小妹见我有些心动,便向我呼喊:“永川秀芽,永川秀芽!妹儿过来尝一尝哈!”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向前移动,小妹趁势给我倒了一小杯,杯中茶水清透,轻饮一口,“啊!是春天的味道!”

捱过了2020年的春节,这初春显得格外珍贵。没有人不盼望着春天,就像没有人不盼望着疫情的结束。一场疫情使得全国人民闭门不出,方舱医院如奇迹般迅速建成,无数医护人员不论生死奔赴前线,全国各地的抗疫物资涌向武汉。热闹的春节,瞬间冷静下来。历经两个月,这场人

民之战终于战胜了蔓延的疫情。

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,现在大家外出还戴着口罩,进出超市必须测量体温或者出示“渝康码”。但这已经很好了,街道上多数商店已经开门营业,公园里大人带着小孩放风筝,火锅的味道从一口蘸满了香油的毛肚开始……原来生活该有的样子就是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。

随着疫情地图颜色越来越淡,全国各地确诊病例相继清零,施工大干的号角已经吹响。隧道公司引津济辽、乐西高速等重点项目相继复工复产,郑万铁路6标率先打响在鄂项目复工复产第一枪。我看到好多同事都在朋友圈竞相转发劳动竞赛动员大会的直播链接。视频里渝黔扩能项目部远山苍翠,绿树成荫,桃红柳绿,蜂飞蝶舞。依次排开的队伍,慷慨激昂的《铁道兵志在四方》,火红的工装,蓝色的安全帽,一切都那么熟悉。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!

我幡然醒悟,原来春天就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一排一排的燕子;春天是一次一次的厉兵秣马、奋楫争先;春天是胸中有丘壑,立马振山河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八局隧道公司



伴 侣

清 澈 摄